





110X
578

文中子中說序

聖賢書

阮逸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
 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
 人之脩者也孟軻之徒欬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
 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
 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
 義集而名之唐太宗正觀初精脩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
 李魏二温王陳輩迭為將相實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
 正觀二年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
 為長孫無忌所抑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
 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時兄弟福時文中子幼子時音止
 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為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欬誤以杜淹所

聖賢書

撰世家為中說之序社正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正觀二十二年序又福時於仲父疑得

關子明傳疑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

中說後序也蓋同藏緇帙直質以卷目相亂遂誤為序焉逸家藏

古編尤得精備亦刻一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社淹

授與尚書陳叔達編隋書而亡矣叔達依正史關子明事具於裴晞

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

同志淪殂音帝閣修魏文中子之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

知社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

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

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揚

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棟亮註亮况文中子亦荀

揚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為之註解以

翼斯文夫前聖為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

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 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

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化切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

柳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揚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

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

後道欵猶文中子不稱孟軻道存而功在有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

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

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辨

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

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冷推策揆影庶髮髯其端乎大哉中

之為義在易為二五在春秋為權衡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謂乎

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

所適惟義所在此之大略也中說者如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本是深趣可以類知焉趣去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問易篇

禮樂篇

述史篇

魏相篇

立命篇

關朗篇

文中子序

文中子纂系事

河汾肆子王壬

世系

按後漢書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奔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侯霸遂立于東朝陽聞毀之遂止以病歸連徵不至以壽時終

霸

漢徵君
潔身不仕

殷

十八代祖
也為雲中
太子家子
祁而以春
秋周禮訓
閭里

述

十四代祖
也著春秋
義統公府
辟不就

寓

九代祖
也遭懷
愍之誰
遂東遷



○空

仕彙 容氏 為上 谷大 守見 文謨 傳

○秀

與空 皆以 文學 顯

○玄謨

玄象 玄載 玄龍 比自從 弟見 南史

○玄則

字彥法以 需術進仕 宋歷太僕 國子博士 江左魏王 先生

○煥

江州 府君

字彥德未武帝辟為從事 元嘉中補參軍領汝陰大 守後終光祿大夫開府儀 問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 州刺史加都督魏謚莊公

料

始北 事魏 太和 中為 并州 刺史 家河 汾曰 晉陽 穆公

音彦

同 州 府 君

○傑

濟州 刺史 封安 康公 謚曰 獻

○隆

珪

仲華

考易於施父 仲華見世承

字伯高文中子父也 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 千餘開皇初以國子 博士待詔雲龍門出 為昌樂令遷猗氏銅 川遂不仕曰銅川府君

字叔仕太宗朝為 諫議嘗從子求續 經子曰叔父通何德 以之哉見開即布

芮城府君 子之兄也為芮城令見天地篇

通

字仲淹開皇四年
銅川夫人經山梁獲巨石有狼而生詳見世家及司馬公補傳

福郊

文中子之長子

疑

字叔括正觀初釋褐為監御史出為胡蘇令號大原府君

福時

文中子之少子

績

字無功大業中奉孝廉陳策以書省求為六合承武心初待詔門下省求為大業承

靜 季承也辭叔字之曰靜各見禮樂篇

勸

亦有文並見唐文

劬

與助皆以文顯

助

字子助第進士徐監察御史秉行

勃

字子安中對策高第署沛土府修指後浦號州參軍與勸勃皆有文各

勳

弟進士歷鳳閣舍文館學士天官侍

勗

涇州刺史

年表

十四年	甲寅	生	隋文	甲辰	帝開
十五年	乙卯	子始	皇四	乙巳	五年
十六年	丙辰	文中	文中	丙午	六年
十七年	丁巳	知書	子始	丁未	七年
十八年	戊午	元經	告以	戊申	八年
十九年	已未		銅川	已酉	九年
二十年	庚申		府君	庚戌	十年
改元	辛酉	仁壽		辛亥	十一年
二年	壬戌			壬子	十二年
三年	癸亥			癸丑	十三年

至長安見隋文帝執策不歸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巳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small>大業二年</small>	<small>二年</small>	<small>三年</small>	<small>四年</small>	<small>五年</small>	<small>六年</small>	<small>七年</small>	<small>八年</small>	<small>九年</small>	<small>十年</small>
<small>餘人</small>								<small>楚公尚書</small>	
<small>蓋千</small>								<small>召子</small>	
<small>而自遠</small>								<small>蜀郡</small>	
<small>門入</small>								<small>不仕</small>	
<small>不至</small>								<small>不就</small>	
<small>一微</small>									
<small>元年</small>									
<small>大業</small>									
<small>甲戌</small>	<small>乙亥</small>	<small>丙子</small>	<small>丁丑</small>	<small>越十年</small>	<small>戊子</small>	<small>實唐太宗正</small>	<small>觀二年也</small>	<small>御史大夫杜淹</small>	<small>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small>
<small>士年</small>	<small>士年</small>	<small>士年</small>	<small>士年</small>						
<small>以普</small>			<small>子寢</small>						
<small>作佐</small>			<small>疾七</small>						
<small>即國</small>			<small>日而</small>						
<small>子傳</small>			<small>終</small>						
<small>士微</small>									
<small>並不</small>									
<small>就</small>									

可說者第一

王道篇

阮

逸

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鋼川六世矣上黨有未嘗不篤

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進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

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

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

天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

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讜音其言三才之

夫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

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

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相德考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

足徵也童常字獲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吾得

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

時變論焉以化俗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吾得政

大論焉王言大道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子曰然子謂薛

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其述書也帝王之制

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則制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

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

常則法當矣當去聲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

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史

無經制紛上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

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子不豫屬聞

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

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五軻以來董

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

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魏王假齊王建楚

漢之統天下也其餘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

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

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收曰然子曰余安敢

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

元經可得不與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東武帝子也

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元經褒貶所以代

起於此

元經

元經

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

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居魯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子

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薛收曰今乃

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鄭公上聖人仲尼下

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

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孟子曰大而

不可知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門

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夫

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

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

長安揚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為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良善種時隋祭多從夔義

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夔與吾言終日

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為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為

為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預朝

各遣令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知正人不言聲而不及雅是

天下無樂也知文音不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知華辭不

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

行之聖人或利而行之賢人或畏而行之中人及其成功一也稽德

則遠功則同而聖賢賈瓊門人習書至栢榮之命續書有栢榮之命

武太曰洋洋乎光明之業光武天實監尔能以揖讓終乎初光武

王強為太子強讓其弟陽上立是謂明帝蓋繁師玄未將著北齊錄

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

化

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其越

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文詞而已越答之以酒誥及湛範

三德越公揚素也食經淮南王撰靈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

其害干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德云臣無有依福作威王食

也靖君亮問辱門人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

之主也子曰化至九變玉道其明乎變七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

王道也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樂仁之裴晞曰何謂也傳未見子

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

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震氏之恩被動植矣鳥鵲之巢

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為而藏乎引古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用也

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處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

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音路去子曰無赦之國其

刑必平無幸免則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後則子曰廉者常樂無

求貪者常憂不足反相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

春生之夏長之趨上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君得

其為君臣得其為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

其猶天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齊王道德盛非如天之郊

坎吾察之矣矣目光惚然心神忽然此其識時運者憂不

逢真主以然哉知隋運亡又未遇太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

費而民不勞何也五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必而徵求寡

也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李離列於國誰居乎音

也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李離列於國誰居乎音

也用省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李離列於國誰居乎音

媚禮詔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中后故始之以黍離於是推道

息矣五國十篇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洛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

禮行皇極也四靈為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

許子曰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其與太極

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

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言無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

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

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吾子汨彞倫乎人必於其

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藏否即部韋鼎謂見子三見而三不語

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

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御邊者素謂

惟賢知賢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祐字叔子晉欲

使復快又切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知不能廣求何益通聞

迓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衝也冲直也麾兵橫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

天子曰彼彼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无功食子曰

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之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子曰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觀猶子也哭寢則太親不可視

情恕非意相平可以理遣何如外字收寶善談玄理子曰寬矣重寬

曰仁乎寬以子曰不知也非道至大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

藏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子曰慎矣慎言曰仁乎慎似子曰不知

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

也仁非子曰怨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已也此曰怨孟子曰

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薛收問至德要道子

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上成道德禮不云乎

至德為道本周禮師氏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去聲子曰大哉神

乎所自出也本諸身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為乎無体則子曰我未

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子登雲中之城唐延川望龍門

之関何中有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

以道險不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

以達文達以見刘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

不可謂知人矣刘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

子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又有辨命論言管格才高不遇乃謂窮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

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者心可見矣手

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勿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仁音洛仁者壽其忘我之所

為乎我忘厥力物將自化故壽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清紫而端莊靖也惠而斷李靖

善論兵惠物而重斷其舅韋處亮伏其威也和而博寶威字文蔚寶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收也曠而

肅薛叔射曠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乳隋意

誠慤而威厲玄齡志而密牙喬字玄齡隋彥謙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

大雅深而弘温大雅字彦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若

逢其時不減鄉相然禮樂則未備清彦傳皆為僕射或為內史令奄

節大雅叔達皆為尚音是皆鄉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相夫声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

其動也權權變其靜也至至極其類氏之流乎秋之徵者其庶幾乎

吏

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按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

使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以忘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

為公与揚玄威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

音預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材子不答伯藥退謂薛

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分四聲八病四声韻起

病未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建為剛每魏為柔音若填箎音若填箎而濁箎竹

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

也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

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留文弊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學文本為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

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為內史待即知文中子曰士有繫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齊至德鮮子謂魏徵曰汝與疑皆天之直人

也徵也遂疑也遂果行也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子謂李靖曰疑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李靖問任智如何子曰仁以為已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為亂攻

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恥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

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

怨乎曰敢問怨之說子曰為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為心孝則知為人

音遷

惟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雖

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公揚玄感襄封楚國公奉

同聲下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為禍先非雀心天府

李密問玉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為輕易之易一

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夜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

童僕必斂容慢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

知天命孟子曰及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躬埋及性以至於

也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四者惟義所惟有道者能之

有道義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且庶人之

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

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薛方士問葬方士子曰貧者斂手足富

廷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是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

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

宗無珍寶盜不從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無之遠謂

不敢有之去聲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

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用祀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

而接之則配天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叔達俛其

首因閔祭得天人之道故配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

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密字景略為符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

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為尚書掌機密長於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文帝時作相宣勅而子觀田魏

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及忠退思補過

好諫直而蒙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常曰願聖人

之道行於時其動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

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

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子在絳州程元

者因辭收而來元門人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

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為也虛名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

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將興者吾惜

其不得見與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性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茶去肉刑

小人懷其生怨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

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禮樂者王道存則率漢子曰王

道之駁久矣維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大義之蕪甚矣音無

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

子後後若無聖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湯直伐必也有聖

人扶之何必在我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君有姦臣則無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子燕居董常嘗

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

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

禮器是謂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

大備德也

教

興

今

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

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

謂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

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如字又去声千載而下有申周公

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

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

讓也仁當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

頽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

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如此則由其無有證之用

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精神也

也童生曰思則或妙證理而未無思故李靖問聖入之道子曰無所由亦

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

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

未達者無方

馬故設之以方必也無至乎

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為達者也猶一

使趨於彼也董常聞之悅

知道自至門人不達

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

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

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知是無方非來無所從去無所視

去未

何有去何有來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

無所來去混然圓

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也道猶忘

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子曰

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音朔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

至一隅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所謂時中也雖未思而得中其餘

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亦謂董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子曰

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辜見戮收道於首陽子於是

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木或問王隱隱字處叔多知西都舊章撰晉

傳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

制淺其道不足稱也器謂才李而已若加之識子謂陳壽有志於史

依大義而削異端存字承祿着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耀

其大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

俗穀梁失知皆誥正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

於道耳詞疾書又模範紀傳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

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

而任傳但爭衆傳而不原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

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 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 故齊

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為齊詩韓嬰所傳為 大戴小戴禮之衰

也二戴因曲臺語論於石渠成禮 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

別得古文尚書詩矣於齊魯齊轅周生治詩為博士齊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

汝知之乎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

從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

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神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

得之自得其則君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古 子請叔恬曰汝不為續

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適然也七代往見上適 子謂續詩可以諷

可以達諷特文 可以蕩可以獨獨獨獨無邪 出則悌入則孝備矣則

孝悌動天 多見治乱之情治之情宗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

聖人不繁文 或問楊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

推達意而已 行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孝大低好奇多艱苦 曰其道何如子曰

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 子曰過而不文不文 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

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

右所

此詩二字注也

李又在注三在字下不
始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
子始述方術

非事親不為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費。日子謂薛知仁善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為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中說卷之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入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入之

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

仁義者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字。曰。作福作威。

玉食不知其他也。驕且文餘。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羅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

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

而雜封功臣。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無實故威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

用也。觀周漢之水魏晉。汾水之曲。分切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

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容。汾水之曲。分切有先人之弊。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

以具饘粥。饘音施。粥音祝。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

下。素驕故以。王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然巽言。子曰。古

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已而行今之為

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

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養已謂反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

法御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國掌命楊情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

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

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也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

懷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文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謂文中子

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急也急而不修子曰吾不

度不執度音澤不常不遂遂得常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

謂也謂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孟先是武帝畫周

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職于業若有七其一曰命文中子曰書有命命歟矣其有或敗於其問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

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子游可

問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文人曰何居乎斯人也音人無名氏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

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詩子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

吾道自仲尼與荷蓀文人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子曰否也言至

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為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

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

止矣故退子見牧守守音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令

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

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

除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

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

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子曰美哉乎藝也六

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奇游也言藝成而下君

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弼字仲豫漢獻帝時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

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漢紀三十篇之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

謂陸機文乎文乎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

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

豪曾為永嘉太守多遊山不所民訟召為侍中於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治君子則

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艷治之辭梁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

反其文急以怨怨字明達為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

言急皆狷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筠疑是吳

集孔珪珪字德章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而不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碎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王樂府常

與徐陵同為學士天賦相夸時稱徐更此誕可見矣或問孝綽兄弟

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弟

阿士孝綽小名蓋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

湘東王各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謝朓淺人也其文捷

隆皆好文章有集傳此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謝朓淺人也其文捷

朓字文輝為齊新安王記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總字總特與陳後主

室牋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為長夜之飲相和為

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亂身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

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

天下其之平生不拘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室南齊特為尚書令好

禮孝文詞風流自此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勅字彥

無不歷其門者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

用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

蜀署僻遠以蔽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嚴若平署常怨切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

恪乎恪者不妄散後感王豪誘衆不若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

少怪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濤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

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想阻欲立為太子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明變今之史也耀文詞語問文子

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薛收問續詩子曰有

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

二曰政續國蕃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此古諸侯三曰頌續周殷

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四曰歎續變風以陳誨立誠于家也

勉焉况足嘉或傷焉勉不得或惡焉不足傷或誡焉語他事使是謂

王志皆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

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上也過則抑之不及則

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子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

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交則

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曰我君不卒求我

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

及其變也風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安其下

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曰我君不卒撫我也

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及其變也政苛

而迫其人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雖有善政

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

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吾得

逃乎何敢怨不可逃避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

將賊之又何傷賊害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

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

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子曰言

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為御史大夫有面與而

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欤觸情亡

聲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欤強仁非遊仲尼之門未有不途中

者也殺身若子路結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

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

道民散久矣隋季如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道之以德懸

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穉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

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善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

令損之可也刑不監衣弋締擗禮也象夏也若不中焉可

也不福下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本心在愛民節

傷禮後王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且今之事君也以佞社

無所不至皆所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述謂修之論吾於禮

樂也論而不敢卜論公革而巳不吾於詩書也卜而不敢議不台亂

敢議其得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

失或不可擊窺是故有可以述則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

曰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夫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子間

居儼然開音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其行也方短步若有所畏禮其

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子之服儉以潔

無長物焉長利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

婦人則有青碧易者子宴宿無貳饌味不重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

身身

紫

御 備

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真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尔於我乎取無擾尔鄰里鄉黨為也周禮五家為鄰五里為里五州

為鄉五族為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補匄反必後哀未忘子之言應

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子之鄉無爭者化近易或問人

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父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

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悍疾肝切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

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從行畚布也反鍾楚合反銅川府君之喪喪父勺

飲不入口者三日勺音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

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惟塗車翫靈則不從五世矣塗車

翫靈自古有之先子謂翫靈者善謂通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

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子之他鄉舍以

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萬春鄉社所各

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相豆之事翼如恭貌丙城府君起家除服為御史將

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直而無執直甚曰何

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至心為之內直而行之以恭守之以道

恭外退而謂重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子曰婚

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

以財為禮引古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納幣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

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為婦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

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銜音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

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難矣

矣勤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其秦之餘酷乎問禮晉吏執

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報之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為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

吏執事役力

也外不胥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
不胥不介意也亦謂攝位也曰者服周公為言也 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孔作樂也 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
 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 故遷都之義曰洛
 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昇无德易以衰四者謂公也下洛相宅又不可持險而在
修德易去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无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
 志 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 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誤

論語卷第四

周公篇

阮

逸

註

子曰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謂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勞私而恕也當丁浪友 其窮理
 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矣 子曰聖人
 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漸也 澶澶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
 而不知其由也禮上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 温彦博問嵇康阮籍何
 入也嵇康字叔夜山濤字季之自號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為我華沒其放曠如此稽首矣 子
 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放 曰何謂也子曰道
 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 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
 道可以變 執方之謂器可以方 曰劉靈何人也劉靈字伯倫性澹默不交遊以酒自樂常
勇垂使人何鍾道 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翁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闕域 曰可乎
 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身可忘也天 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

鍾

亦放而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

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叔薛生曰此以言化行法彼以心

化行道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叔

善言叔德善聽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

善言叔德善聽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

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下也謂昭

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太原

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

者有守之者樂舞象意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而巳德必

謂史談善述九流可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

九農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

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齊則容之有弊則誅之非真儒通變不能極

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周有特

作故曰存乎其人真謂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執張

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叙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

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

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則終疑周公

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乎凡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未

何也刪詩何以豳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

夫子蓋傷之者也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

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

謂

齊

尼

雅

本鳴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難維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

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官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符秦舉天號

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符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或曰符秦逆

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符秦何逆上順下

不得而背也上順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故齊桓管仲

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

逆天命背人而事紂齊相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

符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

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功業知元魏之有主其孝文

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陽

君曰温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當

切齒焉則有由也温子昇字鸞舉掌魏國文翰性以靜而宴涂險其

未詳亂切齒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無謂魏

周無人吾家道不用爾魏帝室炬入關依宇文子之家廟座必東南

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遼東之役子聞

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天子不

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十萬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公卿不用魏相諷

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得天王孝逸

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

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

閑居退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益子曰過而

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

魏有館 道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

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

道兼天地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

名十二卷行于世音赫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固不可不述

也註傳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

而同歸百慮而一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雖矣哉

尼父之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孔樂本乎清也無邪則貌

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為問資其孝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

之存乎吳高祖哥云安得猛士守四秋風樂極哀末其悔忘之萌

乎吳武帝哥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

之罪也秦不用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

也詩書故馬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魏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

舜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書

也感非立人之制或問佛子曰聖人也聖人之教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

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

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或問宇文儉子曰君

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

父之子游大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場帝將遊瞿然而歸曰靡上

樂也紂作靡上之樂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蓋官乎官

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皆捨道子曰誠哉信有或問荀或荀攸

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死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

氏有二仁焉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參謀惟慳卒

令君卒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止然或初仕侯子曰言而信

辨

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心至誠雖未言人知其必信矣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性復靜雖未

惟有道者能之有儒道者能如此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撲

而非便也撲虛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有深為冠所以莊其首也

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劔珮錡如帶劔示威

矜知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

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令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淵其猿於木也

為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聘而狂乎引之者非其道也禮引人董

常歌郢柘舟言仁不遇也荀頌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子聞之曰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此比明帝也刺在不得志規帝在群邛公好古

物蘇武封鐘鼎什物珪璣具不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聚道

朴之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子謂仲長子曰山林可居乎子曰

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商則居之且子曰達人

哉隱居放言也得意所適也適在山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

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于道為至人死生不變薛收問隱

子曰至人不隱藏其天真高莫測其次地隱僻地山林其次名隱名混朝而

子謂姚義能交結高莫測或曰簡簡子白所以為能也簡或曰廣廣交也子

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愛中子謂臯唐率井田之序有心乎

復古矣臯唐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

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曰詔詔令也秦改令曰志志謂帝王有志

手制詔曰策策求直言而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命曰訓訓師曰

對奏曰讚讚曰議議曰誠誠曰諫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

無所不容恢上如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害乎子曰大制不割其上

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失與天下正之事凡率一

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當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

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文中子曰易之憂患

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又畏天後上憫人易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上

可也乾又勤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本詩勉之使勤率易比載龜篇

為遠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即可非

失歌于髦而遣之于髦衛詩美既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子謂

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發連玄齡問立功立

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子謂姚義可與友父要不忘不平賈

瓊可與行事難不變相反責久臨事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

常可與不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賈誼曰

經薛宋未見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

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不飲酒食肉郡人非之非其子曰吾不忍

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鄰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尔鄭和

未諳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公

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

舊理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矣焉得勇勇於義

於力曰矣於夏反季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自勝者雄自勝故問

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

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孟子曰及心者知其性也知

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

有美玉姑待價焉符明王出當揚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

身言尔父不陷不義則尔身可立矣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揚秦賢則隋不乱

中說卷之四

中說卷之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况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中劉炫但說易之文而不

知易在身也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自謂無敵子不答退謂門

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此所謂易在去声魏徵曰聖人有憂

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

乎徵退子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為憂者以天下之情為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為疑者以天下之情為疑也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

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子曰徵所問

者迹也舉天下物情之動吾告汝者心也以一生之本合心迹之判

又矣判分也自有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父矣夫堯禪舜上禪禹以心

心言之亦一也其所所以舜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

周也而迹不應乎天下盖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

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
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
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常曰心

迹固殊乎疑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汝猶言自彼也而適

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各云當而已矣謂

惟義所在不必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夫二未違一也言則二道則

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言丁浪反則夫二未違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天

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人未見傳天

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

先知覺後知使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

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軍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詔其見王

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

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

言詔知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續書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假而

不私閱世病不勞而不倦勞心問賢其惟策乎若漢武帝子曰續書

之有命天與人遂矣止君命仰外天命之耳音粹其有君臣經累當其地

乎命其地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

契化自依天命乎天下懸於已故文中子曰事者續書其取諸仁義

而有謀乎謀而師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

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

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間之事君皆行焉文中子曰廣仁益

智莫善於問續書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音非明君孰能

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營洋乎晁董公

孫之對見錯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

之所為也孫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次王二改春工者天

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所

正者王之所為

之

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妥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

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

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為室以時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

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為哉堯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為理子曰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

也續書切而不指切至指許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勤

委曲以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

而已矣續書有謀故忠臣之諫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

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不差跌取泰於否

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泰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

也紛不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為趙王倫所篡捨三國將安

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吾視

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皇太后起並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制

之主可以垂法也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

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園

孝明皆法修太和之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魏子之祖自登南

崩札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擇儒老子曰政惡多門

又矣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真

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真君後魏大武年號也時

武帝年號也數釋老二教附公輔政時更與子讀洪範洪範讜議安康獻

極謹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非五皇極若義貴中道爾致中

和之物也教雖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鄧暉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到博王莽特

魏

萬

侯

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

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

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

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子曰達制命之道

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

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中則子子曰處貧賤而不憚

可以富貴矣無損變必不驕奢思及賤况交游稱

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

利者也譏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

苟不思則已矣思其所行之道子見纒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

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楚公問用師之

道子曰行之以仁義仁必也至仁伐不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子曰

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勞之去

見主人必悅之悅俯後鄉里不騎不騎雞初鳴則盥嗽具服內則

毋禮禮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喜喜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記註興而史道誣矣

反若裴松之註三國志是故惡矣異端者反異之薛收曰何為命也子

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

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者非知命也故君命此人事也彼天

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尽性以至於命命此人事也彼天

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

凶矣非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非聖人孰能至之哉性

懾
怖也怯也

復

致秋

有臣乎

漢制以亡獨曰

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

乎

漢七主本以

志其慙德於備物乎

漢末德不備薛收曰帝制其出

王道乎

問漢制出三

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

若三王是也

後之帝者以

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

誦

卹人之心則正

其秉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

天下已熟秦

故漢因之不得

政則苟簡

苟簡之文

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

實稱

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

漢富民之術可稱

薛攸曰純懿遂

亡乎

疑一帝三王

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昔也

後來聖人

矣安知其無純懿

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勝智

五常之性有偏故

五常之性有勝若

仁勝智推此為然

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

五常具則庶幾乎聖

變理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

勿以小人辨曰何以止怨曰無爭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一時顯其國為功雖近

子在蒲

隍勿用師

賦免爰之卒章

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皆叛

歸而善六

經之本曰以俟能者

俟百姓與

子曰好動者多難

難去聲小不忍

致大災

隋文帝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

易變易也功

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

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

故夫卦

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

江而動是其次序

薛生曰智可獨行乎

子曰仁以守之

智不以仁則

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

乎哉

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元仁也亨禮

信也運之以

子曰倂以承上

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

凡使人殘人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

道也

董常弱冠而死門人

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夫我必

明王雖與無以定禮樂矣

後唐太宗議禮樂

子讚易至序卦曰

生

子曰

子曰

頁

此

仲

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

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夫就相安也謂相生利在有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未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夫不安則就二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

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

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文中子曰強國戰兵惟恃戰智不戰而取人王國戰義禁民為非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皇

國戰無為神武而不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此言名實散則

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多事生之難也保生者薛方士傳未見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青其大刑也若

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講諫喻之或問韋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此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問楊愔字遵

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古特軍述之子也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巳臣陰陽為仁陰為義此人事所以口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

故云守仁義以戒之賈瓊為吏以事楚公清三公府皆自署吏將行子餞之

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就而無諂世就其身

汎乎利而諷之無闕其捷此九因所利而調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

身行之可也不世事人也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皇始之帝徵天

以授之也建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晉也至劉宋中國無真主則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穆公之志

宣

相以

恒

教

也。以明中國之代。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恭帝元

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改之可

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橫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論。薛生曰。殤之

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帝在位十歲。寶憲不軌。殤帝二歲。

此不續元經。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傾耳以

聽。拭目而視。待之故。假之以歲時。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栢靈之際。帝

制遂亡矣。曹陳舉兵。吳蜀絕作。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

矣。而不免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為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

之何哉。太康元年。武帝崩。傷駿矯詔輔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

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告絕矣。蓋

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文中子曰。

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天子不採風。古有採樂官

不達雅。古為詩。樂為國史不明變。自史明乎嗚呼。斯則久矣。自序凡

空文而其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

賈發矣。詩可以不續乎。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賈發矣。詩可以不續乎。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中說卷之五

禮樂篇

阮

逸

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夫而已

正禮樂公也

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

貴乎

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

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曰

行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

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也謹昏姻也任性出黃帝六代孫大玉薛性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至性出舜之后封於劉至漢而王於濟首號王氏此二姓同譜性帝譽姜嫄之后居崔也盧性亦姜性之后居盧因此二姓同譜昔古禮不通昏也

子曰帝之不帝久矣

百王稱帝者相次前代號也

王孝逸曰敢問元

經之帝何也

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黎

名索實此不可去

奉后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名索實此不可去也

其為帝實矣而名存

矣

實謂也名號爾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外富貴而空號爾

東山此篇 問王道 子曰敬矣 王道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 問

溫嶠子曰殺人也 嶠字大真與王道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嶠

知矣 嶠渠頡又此伐不為墓垂所敗歸 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 溫字子元為晉將

同不害正異不傷物 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 曰可終身而行乎 子曰

曰烏乎而不可也 烏何 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知此

故全也 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真可與立 古之利乎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 今之有利者比日古

處今知古惟寡矣乎 孔子曰古非王而知 子曰恭則物服 嚴然人望

慤則有成 先誠其意 平則物化 無私於物 子曰我未見平者也 階後或曰

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 行仁必以 或曰禮豈為我

制之主道斯盛矣 七制 薛收曰何為其然子曰嗚呼惟明主能受

訓 續書 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

命尚正乎 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 前漢諸君也

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 若昌邑王不

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 益贊于禹文卑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

采而博聽也 續書 唯至公之主為能擇焉 公朝共議 文中子曰誠其

至矣乎 續書 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 盤銘云

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常念月新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

心乎 續書 其志直其言危 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

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乎不迫若賈誼

者皆云天下治臣無以為未是也知命也狡乎逆上吾不與也狡謂志

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送送送古巧反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

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

策賢良雄傑大畧此皆天縱也如汲黯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

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申公故臯相如嚴

辨論之是攢于朝為於耳也晚年下詔寬用其之悔封可不謂有志

之主乎續書所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

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五子各得一長申之以禮樂可以成

人矣既固至必能成之禮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

之字以真直日用也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為京氏郭璞字景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

正家不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禮也子

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也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傷時發越公問政子

未育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此四禮子曰清以平臣貴

曰恭以儉楊素驕後邳公問政蘇威封子曰無聞人以各

位老引其子獲預朝政非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子曰無聞人以各

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

德林文李檀名然多自負見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

毀于時故規之使無聞名意乎義直而徵言曲而中直徵曲中蓋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

公見王通乎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並家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皆

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

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萬公及正考甫佐戴

年不遇明時三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法

文於其道鍾彘於是也是人必能叙彝倫矣六經續而子出自蒲閔

自長安世蒲州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邀我生民也陸逢賢人子

龍門閔北歸晉

周易家人卦象曰凡白
以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
而行有恒

為之宿望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為宿未忍去音翼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

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群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

何也碎系子曰明內而齊外齊明故家道正而天下正先齊家子曰

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

韓愈曰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為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

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前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辭上文

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福下下不僭上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

柔知剛易係曰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即此微章柔文中

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此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

十五年日尋下戊雖有獸公曰宋康天子失禮則諸侯脩於國諸侯

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廷邦禮於國也曾三家專政八偷舞庭孔子自

謂及魯乃禮禮樂之作獸公之志也禮樂之志也禮元問六

經之致經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祖止晉武帝禮元問六

代之俗六代詩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廷故南朝推運曆者因

原故北朝推運曆者以北齊周隋為正統於是南北二史美勇相稱

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

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讚易道以申步有申明十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

有不合周公制作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

子何處乎處居子曰吾於道屢命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

之其好而能樂勤而不厭者乎言我但好享聖與明吾安敢處不取

元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

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性難坐之性難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

存固所見而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子曰君

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棄而不可慢慢謂道不同聖譽苟

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

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

不狎類如不狎子遊紛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

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在山澤而有

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四墳也時亂貧人隱於野子

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

虞氏之心乎不知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則存矣而

鼓棹而遊門人追之子曰無造也播鼓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

有之也掌鼓擊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曾哀公遂志其事作汾亭撰

焉文中子子之夏城絳州有薛收姚義後遇牧者問塗焉牧者曰

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為有為則飛于天有魚有魚

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口道者蓋默然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

道子聞之謂薛收曰猶善可矣音不有言乎誰明道乎即不可

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不禱疾無妄之疾不卜非

義不疑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二者常文中子曰

記人之善而志其過温大雅能之深而弘處貧賤而慎慎能之

慎密不出董常能之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

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率於

叔達出遇程元寶威於塗困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

矣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

不給者也凡登門者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

非志率蓋天縱生知尔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頂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為長生苟不仁不

為甚矣人之無厭也

秦皇漢武無厭妄求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

光字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為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

名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問東方朔

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為曰陸沉於俗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子曰自太伯震仲

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曰有

虞仲於周末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也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

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

為國惟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

違適時而已又何悶哉此與名隱入隱也隱異矣非夫無可無不

可不能齊也不可齊致則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矣四夷

故春秋作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既

曰非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子在絳出乎

野遇陳守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陳守令歡

吏息役慮其師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置八

少觀夫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楚公

上子曰瓊汝將閉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入杜門却掃者

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

而無為無為長世之用文中子以為知言言得大文中子曰其名彌

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即謂仲長子

則知消長進退之子曰知之者不知行之者苟不能行行之者不如

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獲

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亡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

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季弟名靜靜收

字之曰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

也

光

秋

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蓋

中說卷之六

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註

子曰大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大熙晉惠帝元年也後至十六國

載記又南北史有索書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推注見去聲子曰瓊可謂

立不易方矣常卦象云也瓊温彦博問知子曰無知彦博本以多知為問子答以無知

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彦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會其然

乎崇棟詩箋云汝深彦博退告董常七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

之則也大雅呈美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焉謂大有一國之作

焉謂國有神明之作焉謂吳季札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

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賦小雅曰思而不貳怨

音洛子曰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

音洛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德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

常恒也

唯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听云思而不二然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

也山廣之世因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遺民不敢然

武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

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

豈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

南勤而不怨蓋

古文謂也當謂詩爾索周南閔推樂而不淫

幽實元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

哉後魏孝 賈瓊曰信義夫子曰未光也

未成化是未光

文中子曰元

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

董當

習書續 告於子曰吳蜀遠忘乎

而無吳蜀

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

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

吳主孫權益大皇帝蜀主劉備

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

下莫匪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失漢之賊是也

董當曰

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

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喾

都亳周都雅洛

皆中原之國也 衣冠禮義所出也故聖賢景慕焉

用為法 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並 聖賢除之耶

元

元魏何也

元經紀年書帝春正

及宋末忘中國故帝之不至

案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

子曰亂離其憂吾誰適也

其適歸箋云今政

亂憂病必有之歸

天地有奉生民有死即吾君也

必君

且居先王之

國受先王之道

修明堂

予先王之民矣

陽魏公已來事魏故曰先

王之謂之何哉

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

魏太相

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始元年當東晉孝武帝

盡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尚以安宋紀年

子曰主中國者將非

中國也

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

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

揚之水篇

善政之命未敢

告動氏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

董常曰敢

問卒帝之何也

朝至孝文

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

人事

盛大而帝之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无魏達矣

穆公性來順帝升明

得其宜也

為平南將軍皆預國政

魏景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

子曰

非至公不交史也

必先

叔恬曰敢聞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

書隋九年春帝王

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

月晉安齊梁陳亡

文口

子

七

卷

二

一

一

一

一

一

之後江東貴焉

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濬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往依焉

而卒不貴貴猶無

人也

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為之輔東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為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文襲位

劉裕與焉是無

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為國也

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

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為國也

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

齊梁陳云君

曰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

歸晉且言其國亡也春秋書梁亡

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尚活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

古叔帖曰

晉宋亡國又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

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

宋祖劉裕平桓玄盧

陳以歸其國也

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禮樂安在

齊但自謀立後君子至公及

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

之遺人也

亡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

其志文中子泣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取

衰要論言六代

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

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

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師逝性也郵憂也言君子未來我憂亦

猶此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國皆亡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

未不足稱也

未謂未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

姬公問諸儒經義得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為

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問里下之分

是制誌詔冊則幾乎與詰矣制發於君心也誌臣下誌君之善也詰

九誥辭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為問性子

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問道子曰五常一

也性善其道一也禮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言夫子以門人不

君求于賢

之道教

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極也

言三才五常之道

有為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為則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

退藏於密不能及焉此謙辭也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事子曰勇氏不聞鳳凰乎覽德

暉而下何必懷彼也必有德則來無德則去版恬曰穆公之事蓋

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為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登裴晞曰人壽幾何

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

此勞也然天行復君子自強不息豈敢違天焉知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勤道亦勞

將譏人壽幾何也也温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

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

利害不動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足焉自保不足

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无周公之深識

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子曰宗祖發而民姓維矣明交發而名字亂矣

華之類備負相位子曰宗祖發而民姓維矣明交發而名字亂矣

實非及民之效也子曰宗祖發而民姓維矣明交發而名字亂矣

交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

溺矣薛道衡自謂文中子離席而拜曰取賀文人之知過也薛公

因執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負之子振頰綱謂六朝文辭子

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皆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

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未滿詩曰知我者謂我心子謂賀若弼

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

也孟子曰君子勞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各以家

象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有言不信

周公之詞也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

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彖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文

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

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掃地而求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

易傳之當困而止人
所不信欲以言是困乃
所以致窮也以說知困
故有尚口之戒

祿

是天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
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
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其樂未可與其憂可

與共憂未可與其樂吾未見可與其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
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先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苟成王初疑周公是
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辭勾踐是也有始有卒雖全也
哉樂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共樂矣湯伐桀武王
音洛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
共與而道也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至初九曰吾當之
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輦用黃牛之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

也者著天下之時也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
爻也者做天下之動也也效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
誰能過乎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闕氏易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

子展也大成車及詩云也允信展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
安可

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
也輟讚而竟未獲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

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否舍具饗焉世俗亦知非常賈瓊請絕
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可絕之接一端瓊曰然則奚君子曰在

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如此文中
子曰賈誼天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言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林
崩使漢祚不及三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無辱惡而不彰者也

道焉此其稟也稟董常曰意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
謂動

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

道焉此其稟也稟董常曰意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
謂動

道焉此其稟也稟董常曰意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
謂動

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無為其有不言之數行

而與萬物息矣竟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是也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閉眼

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後一性也復靜則為慮何有老子曰居後曰靜是也無跡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數也

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聖乎大義我則闢之亦如尾父因史法之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太

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為也道冲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為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

有大功也注見上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群疑亡矣易睽卦曰賈雨則

曰惠人也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後生不飲酒士沒符之是惠也

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以書與朝廷

禮樂服儒術帝策問天平餘事王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

對以道將得事之中立是智也王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善也王

各養明帝重之位三公上善意不安上疏歸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

也光武太子名強母郭后有罪發而強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心澤

保終榮寵不亦宜矣言四王皆善終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乎店

梁后產祿之檀惟巢大臣均權而魏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儲

后不順而晉室隳矣太子適未加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

夫天謂晉愷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愷不及

夫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臧

中說卷第七終

祚

術

賦

魏相篇

阮逸註

子謂魏相其漢相識兵畧達時令遠乎哉

魏相字叔翁奉易道奉賢良為漢宣帝相練伐西域

是識兵畧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

子曰孰謂齊文宣膏而善揚遵彥也

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依

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贊於為政然善持揚遵彥又似非曹揚精字遵彥事跡注見上豈母豆反之

謂孝文明吾不信也

信也

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謂爾未榮忠喜

不信也

榮字天室有戰功為都督將軍害虛后歟謂陳思王善讓也

能汗其迹可謂遠刑名矣

醉酒馳馬是汗迹也求入謂不密吾不信

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

也汗迹保晦其心密矣

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

曲而不佞者矣

廣推其類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

可乎

常問一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

有矣既反言其道子遊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山登降

信宿從者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子曰潛雖伏矣亦

孔之昭詩正月篇也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

十一年再得言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求我如不

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物喻王之

任國事也實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億意乎喻治國亦然子曰喟

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既而曰不可為矣言隋必亡子曰書

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禮以制行行不可不嚴必樂以和德

德不可善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率往仲尼率周公之典禮仲淹易以知來

是生不寤先王之蘊盡矣王孝述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

矣蓋涉列反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

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仁董常曰天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

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

孝悌為社稷不言為宗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

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賈瓊曰中山吳

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其處家也父兄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

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然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蓋以此以

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安安也言不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也無思言無事安用據哉樂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方士酒中而樂作方士

非之而出士婚禮三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

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為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

何不從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常經也經正

始不可移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公羊傳曰反經合道

執常道若與奪南權義奉而皇極立矣取秉義董常曰夫子六經皇

教言

性

讀

極之能事畢矣董常知六經一貫而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周

國其以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法以明

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元經天下之書也徵天命以正

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此分各無一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為

隋合天下為元經文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故文

云推義率而皇極立重常權此意以為義大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

妨大是中之不中也故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即白溝場

必執大奔小是謂大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

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孔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志

其礼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子曰周礼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礼与天

曰敵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王也春秋率周王正朔

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國者為正朔蓋天命

歸中張玄素史傳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

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礼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

之而成名者况躬親哉切謂非已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况

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多辯而有時乎

為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伐桀紂孟子董常聞之曰君

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為

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善董常聞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詭

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為誇善所動靜絕由去媒詭佞遠矣

子曰聞難思解唯去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

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子曰年不豐兵不

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說

籍

生善等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房玄齡問正主庶民之道子曰先

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

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天下斬也玄齡曰如主何再

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正

私自從赤松子遊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

江都有變楊帝幸江都宮子有疾謂碎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收曰何謂也

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稱象斯已矣斯隋不收曰何謂也

子曰十年平之十年事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

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正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

正觀十二年房齡且奏太平又和之終正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

大成爾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偷薄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奔古

教者之罪也妻妾媵各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正夫

婦王化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率又曰辭矣

乎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習子

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敝虞世基世南兄也陽帝時參掌朝

見世基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

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

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鳴飛冥冥文中子曰問則對不

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

所抑退危以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不動故無悔悔生不廣求故

得得足不雜學故明明道文中子曰凝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

蝥也蝥也纖悵者義之蠹也務蠶蠹皆皆前害物蝥亡遇子曰元經之專斷

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故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

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謂竇威曰既冠續冠禮將婚讀婚禮若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朝

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威曰仲尼言

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禮論賈瓊曰今皆

亡又為用續續而存之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何時姑存之可

也符時而行子替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盟而不薦可子曰古者

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

衰之不能進之也口交是寡怨不肖者遠矣猶懼不免怨害詩云惴惴

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憂亂之世子讀說苑二十卷曰可以

輔教矣其說禮樂有子之韓城為城縣自龍門龍門漢皮氏先濟龍門漢皮氏

止之曰先濟者為誰今河中有橋賈瓊程元後從行閔吏仇璋字伯

問之二子吾視其頰頰如也重而不亢頰重之貌目燦如也澈而不瞬

如也澈清也瞬口敦如也闔而不張教厚也鳳頰鳳頰鬚垂至腰參

不懼善狀貌皆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韜

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

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天放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

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

也北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閔生見負樵

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閔子明霍沒皆隱吾將退而求

諸野矣野謂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多動不可與久處心易吾

頭見偽靜詎儉者矯時罕真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

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誠情朝大臣不子聞之曰強哉矯也瓊也

強矯日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

不責人無財怨無專利必先無苟說所說必無伐善不自

無棄人片善無畜憾舊惡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陰有不為

馮翊

抱

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

有之是以似之蒙上者華篇注曰似詞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先

交而後擇擇以即懷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

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

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其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言人亦然仇璋問君子

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為善而已辭收

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

也善誠之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辭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

子謂收曰我未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

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能不化物則能復性

反爾天理成矣故曰無子曰嚴子陵釣於滌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

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

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附將安之乎隋亂

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府君

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予以進物不亦可乎說苑有子之居常

湛如也言必慤動必義與人欵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故君子樂其

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

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

之聽之介尔景福詩小明篇靖恭尔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与君

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夫不為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

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直

夫如是故全

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

今汝居賢為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

三德平康

正直為首其次高明柔克沉潜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舉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而無據於德心亦未樹

錄樹立也無挺

挺然立不曲貌

無干

許斥言也

無固

執固

無抵

君于思以下人直在其中

欵

與

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

子曰

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

與

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

子曰

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

盡達然嘉其狂

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

難

子曰

唯狂克念斯非樂乎

易道至

子曰

中說卷第八

立命篇第九

立命篇

阮逸註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

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

者也故君子畏之

曲直而不當也

易曰其受命如響

故歸之於天

聖人無不應无不當與天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因性而稱也

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

方福來求其是之謂乎

子曰徵其能自取矣

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

子曰

誠哉惟人所召

子曰誠哉惟人所召

召亦取也

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何謂也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子曰

召之在前命之在後

凡未死則

在前而後從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言我莫也

知所如也後世不可自取理矣寧求退藏而已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

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伐武王仲尼求為東周皆曰程元曰敬珮玉音

服之無斲敬厭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已不如即師易子而教易百

今亡矣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已之道安

是疑其損身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受先君之

不為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

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爾無苟

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彼顏惟精惟一誕

先登于岸帝謂文王无然畔援无然欽羨誕先登于岸惟精惟一誕

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霄慮即道心焉能無

谷略謂三過也焉能不違不違繁節玄問董常賢瓊以齒年瓊

年乎連不在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釋賢道不在位與貴是

人德之所敬不以其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

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春秋斷物志定

而後及也志在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

也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於命理性至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

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躰不

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豈養蒙之具耶

或曰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

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

其行辨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及

不變則斷 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
 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事无制不來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
 天道合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德未
 全驟而語書則狎法狎法猶狎文也驟而語易則玩神神不知性則以是以聖
 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即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後次之四經也先成
 諸已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已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
 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曾其深乎曾信也信乎孔子子聞之
 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亮
 少識必有大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大緩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
 同也而乘之革之異為乘之謂乘窮達時也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
 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
 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身得小人之道則時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其道而自亨于時者有
 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特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之者作謂自作

豈有

獨貴善人偶過皆偶然者也獨貴善人偶過皆偶然者也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吉術
 將何辭以對掌林纓之官或問續經辭收姚義告子子曰使賢者非
 耶吾將飾誠以請對對之必道愚者非耶吾獨柰之何愚者不可對因
 賦黍離之卒章云知我者謂我心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譽劉峻亦
 知言哉是生三譽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可謂忠
 乎子曰讓矣無過而補已過是隱也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
 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衆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如晦出
 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許必容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許
 百善之門絕一按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推演有
 帝初即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君志臣事至晉太康而止褒貶不及仁
 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叔恬曰何謂也子汝然曰仁壽大業

俾人杜其斷
 不可况
 及
 斷

之際其事忍容言耶大業煬帝年號事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

曰仁生於歎歎歎則仁者側義生於豐豐盈則義故富而教之斯易

也以豐思歎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

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特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

之服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君不知愛敬上如

標枝下如野稊標枝野稊自然分何哉蓋上無為下自足也賈瓊曰

淳離朴散其可歸乎歸復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則道

下爾行言亦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

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房散文景寧而桓

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淳有由由上之興衰貧乎人得失在乎教解

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

若言若言經籍不能復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

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孰云淳朴不可歸哉謂為子曰以性

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虱岐路而不違迴者路分正曰岐性感物而動

也感性如岐之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自方

不疑不習謂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常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

道溫大雅或我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行信幾道則默或問陶元

亮潛字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

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忘

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子曰氣為上

形為下識都其中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為鬼其天乎識為神其人乎

吾得之理性焉易曰精氣為物游龜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

辭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

或

錄

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子曰大哉周公遠則

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天理謂故悉本於天於天理也近則求諸

已也人論已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已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推鬼

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饗禮接焉此大神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

矣盥絜貴敬也薛收曰敢問地祇既聞天神人鬼子曰至哉百物生

焉謂骨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

謂也謂骨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

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尚祀觀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

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子曰至哉乎問夫天

者統元氣焉非止湯也蒼也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

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謂也三才取其氣形乾坤

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子曰射以觀德

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

尚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

言孟子曰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服人之身力

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並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

子所存者號爾晉惠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若北之矣續詩有元

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

營營乎差師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

若君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士失

道則庶人修之若庶人失道則若士失道則若大夫失道則若士失

濫濫謂不尚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

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其適時也縱我不往子寧不嗣

詩不云子

音也注嗣續也音謂終誦如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文齡惕然謝曰
其行也如是之遠乎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中說卷之九

中說卷之十

開朗篇

阮逸

註

或問開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並注見上

魏之不振有由哉賢人不振由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

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

收曰時可知矣特賜帝失道何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置古詩乃問

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精不亡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

也我詩謂史姚義困於窶窶房玄齡曰傷哉窶也蓋請乎姚義曰古

之人為人請猶以為捨讓也古用子為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况

為已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

進易退儒有詠進易退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也

其本則遠說珍行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太宗朝為諫議多直

言勸中書門下三品入閣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珪曰勿辭也

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闕朗之筮矣事在闕朗傳積亂之後當生

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亡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哇言直故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

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益衣冠其次犯而不繁三故議事以制

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后如有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屋文中子曰

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茲子曰吾於續書元

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后元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正曆

數則斷南北南北感帝制而首太祀書帝制尚不及黃初况太熙乎

中子曰動失之繁靜失之寡不得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禍莫大

於多言言不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

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知治而受職古古之道也此周辭

聞過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眾目張弛一機萬事隨古語

不知其政也隱者收告文中子曰子曰光得之矣得為政文中子曰

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君更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

道也秦察井田開阡陌意在徒慕傑強本雖舜不能理矣如此雖

子曰政猛寧若恩先恩法速寧若緩緩實獄繁寧若簡簡不臣

主之際其猜也寧信並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能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此亡裴晞聞之曰左

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同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

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則文王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

卦

問

顯也說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闕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

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百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

此仁者之目也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

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

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服不以

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忠敬文相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

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文中子曰伊尼之述廣

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后而後世但習仇璋進曰然夫

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發儒既在焉知後之不

能用也後必有聖人是蘆是蓑則有豐年逸詩警如農夫是蓑是蓑

籥反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真開皇九載人始一

言所以建議於仁壽也仁壽陛下真帝也無踵為亂亂相繼必

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色也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謂此

南朝魏周齊以乘天命時乘十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

用其文而已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

不用其道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仲尼宗之敬其事

正始者也正始策名魏末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

所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采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為

人上也終戒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温彦博社如晦陳叔達受樂

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

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疑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

經別有說故著之北太原府君王疑自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疑文

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不達于茲也

召王子而教之略例焉

續經

大原府君曰疑當居慄如也子弟非公

服不見閨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疑也權則未而可與

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身焉正觀中起家監察御史

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讜正出為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正疑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

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

而王疑貶出胡蘇令胡蘇漢東堯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各今屬隸州

及退則鄉黨以稷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

婚喪祭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

不假比皆自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黃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

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

未嘗衣食耕力謂自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

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為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

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

曰面舉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

故小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大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

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

之所謂流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并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

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

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

哲此並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為長孫無忌所抑房魏詩不能振之也

叙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主之道故以王道篇為首古先聖王俯仰二侯必

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

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

仲以

二八

四

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與文立制燮理為大惟魏相有
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燮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閔氏易之深者也
故次之閔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霸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爵系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
中太守家子初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
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
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畧
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房法即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
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
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

終為博士曰先而之職也不可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
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如北
事魏太和中為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主同州刺史彥
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
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
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飛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
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
號施令不尺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孝為累帝默然曰先生朕
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具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
其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迂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
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益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
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為而來見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

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
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叙天下何為而一乎
文中子待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開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
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
百年九月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
之歎蓋夏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
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
居歌伐本而召文中子子嬰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
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交以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
焉道喪已來斯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拜而後集文中子於
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李詩於會稽夏瑱問禮於何東
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群衣者六歲其情

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
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今驗
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
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
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
遂懷古入之心乎將與太平之基特異事變兮志乖願遂吁嗟道之
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
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
祁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撥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入天
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
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弊戶在茅簷土堦撮如也
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

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
 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
 鹿魏徵太原温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
 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與於河汾雍雍
 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
 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雜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
 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求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
 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
 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有諡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
 之政續請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
 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諡曰文中子絲
 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

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
 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十五卷贊易七十篇
 列為十卷並未及行遭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
 嘗離身太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
 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太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正
 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侯焉留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
 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
 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北雖逢明王必愧禮
 樂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父父臨事當自知之及正觀之
 始諸賢皆亡而徵也房李温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

上臨軒謂群臣曰朕自處蕃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濟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王代損益何者為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群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駕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人極哉誠深乎良又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為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閑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懼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朕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愁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任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善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變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並慙慙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

誠

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大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又以魏公之言告予因叙其事時正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臯子各陳尚書書

王福時撰

東臯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臯自號東臯子正觀初仲父大原府君為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逆及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待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以季父深言勸懇季父答書其畧曰亡兄昔與諸公遊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亡

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耶御史當反其坐果實耶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為多言見窮乎抑天寔未啓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少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臯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失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夫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亡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既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朗盧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筮。浮沈鄉里。不
 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朗為公府記室。穆公
 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
 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筮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
 人道微言。深殆非尋祿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寄發明玄宗
 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為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
 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筮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
 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筮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
 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役。
 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并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
 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吐食奔粟。故蕭氏受禪。而
 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

服闋者服終也

事曰：天安四載。微臣所生。蓋宋大明二年也。既北遊河東。人莫之知。
 惟靈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為秘書郎。遷給事黃門。
 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
 心納之。遷都維邑進用王肅。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
 服。謂穆公曰：嘉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跡。
 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薨。朗
 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其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
 君服闋國授琴切也。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
 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
 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
 一為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筮幽微。多則有感。請命著卦。以百年為斷。
 府君曰：諾。於是撰著布遇。夫之革三三乾上三三。乾下三三乾上三三。離下三三乾上三三。

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宜
彼有番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季也如不以道臣
主俱屠也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
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本而中原分府
君曰各能成乎朗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
府君曰請刻其歲朗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
先亡朗曰不戰德而用詐權則旧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何朗曰
辛丑之歲有恭儉之生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
在西北乎大亂者未一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
之俗其弊也剽劫四西北之俗其與也勃又况東南中國之旧主也
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與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
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卒倉遇能終其運之

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
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立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
則終驕冗而晚節未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
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
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亡乎朗曰何謂亡也天明王久曠必有達
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
茲乎故王道不能亡也府君曰請推其數朗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
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
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
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
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脩矣府君
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後不

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三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亡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坫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筮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衆明君寡堯舜繼禪禪時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以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

美不行於章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郊鄒魯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煌綱立人極脩策適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筮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從從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眷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即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有過筮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筮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筮筮亦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筮告未來之事遽大計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謀

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也
 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棄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
 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他彫反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
 同歸乎府君曰先王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
 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筮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
 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姑備歎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
 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
 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
 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
 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
 府君曰閔生殆聖矣其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
 梁覆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遂之

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歎聲載路九年己酉
 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
 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為矣遂退居汾陽續
 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遇
 焉嗚呼此閔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雜錄

王 福時 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
 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
 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為監察御史時御史
 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天同氣昔
 仁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或
 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

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予
盍求諸家仲父曰疑以喪亂以來未逮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
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
默為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
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七其五篇續詩續
書各七小序推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
為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
網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
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中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
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畧嗚呼
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為洛州錄事又以中
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為教也務約致深言寡
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
為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謀列於外傳以
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予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為者其天乎年序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閭攸醜
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為榮榮云爾時正觀
二十三年正月序

中說卷之十

寃文十一孝多之狀偶被病榻滋然思三教之頭抑因如此
中說之一道間有埋義不相通或餘字誤畫未免獨殘之意
並務但依朱筆加句讀其謬不少賴後人正校在也

長月一識

結

110X
578
1